

『姑娘在多跳幾段』

『啊呀！喝！不喝老子跟你拚』

『欸，小姑娘還不靠過來一點，懂不懂禮啊！』

.....

吆喝的聲響及雜亂的畫面，風月場所一如既往地熱鬧，華小黑熟門熟路地從門口直接走到老鴿旁低聲說幾句，手中銀子飛快被對方奪走也不是很在意，入門目的只為一。

——

「茶植姑娘，別來無恙。」高大的身影斜靠在椅上，語調輕挑彷彿在模仿樓下吆喝人群的噁心口吻「今日便來一曲“調笑”可好？」

『那有何不可？』小包廂傳出音律繞樑，小黑的人也從椅上離去，落在茶植身旁，舉止親暱。

「我就想問一些，茶植姑娘可知曉？」

——

正規軍李然，背井離鄉，卻因此與妻離日夜想念.....如今聽聞妻身懷六甲，便耐不住心動，只可惜桃花宴日期將近，若說假肯定會被踢出軍隊。

華小黑四處打聽從零碎的情報內譜出了一個完整的情況，同時腦內也有一些想法。

聽聞大皇子這回負責調度守衛.....這下可真有意思。

他在深夜敲響了李然的大門，身為正規軍對音敏銳，很快地門就被拉開，同時送了一把劍出來，華小黑側身躲過，面上戴笑看似無奈，輕輕推開劍尖。

「初見便殺可是會上衙門的。」

『半夜三更偷雞摸狗者，上衙門也是有理。』

「白日方便，僅能夜晚紛擾，請多見諒。」

『來者何人？見諒什麼鬼？』

「唷，忘了說，我乃青姊姊失散的弟弟，在姊婿上京當軍之時相認，說來遺憾，每回姊婿回村便與我錯之，青姊姊不提也是怕你誤為我非弟而是情郎。」華小黑抿起雙唇，身子高大但卻垂頭喪氣，看上去還有些可憐的感覺。

『憑什麼你說我便能信？』李然不是傻子，對於這種自己找上門來胡說之人還是有些戒心。

「青姊姊也同我說姊婿定不會信任我這來路不明的人，便讓我帶了個信物，說是與姊婿同款，你鐵定不會認錯。」

華小黑煞有其事地真的掏出了一塊玉，玉質不高但雕刻可是絕無僅有，那兩塊玉都是由李然親手刻的自然也不會有其他相似的——除非有心人仿冒，還冒得唯妙唯肖可就不一定了。

見到信物，李然的態度也有些軟化，伸手拿來比對一下，確實因該出自於自身之手。

『行了，進來。』

.....

在經過一番討論，華小黑從李然手中獲取了一套軍甲和腰牌以及桃花宴當天的路線和巡邏地點，雖說軍甲有些不合身但還是在能接受的範圍內。

至於詳細交代別惹事的那一部分——

就當耳邊風放放便可

見著李然歡天喜舞的返鄉去，他也覺得到時發現真相畫面會十分有趣，等李然想找自己之時也記不起他的面容，挑三更半夜便就是為了視線模糊看不清。

——

桃花院當日，因應正規軍的嚴謹，面上的微笑也替換成嚴肅的面容，順勢在面上弄了個奇醜無比的胎記。

也正因為正規軍裡面還是有幾個傻子和李然的拜託，華小黑可以說是被李然的兄弟護著混進來，排後再加上面上有著大片胎記的印象，覺得噁心之人便不會瞧他第二眼。

巡邏時他輕快地踩著步伐，畢竟他並非正規軍，李然的兄弟護著他也同時把人當傻子看待，應該也惹不出什麼大亂便放生，只要能完成任務即可。

華小黑突然望見有個人鬼祟的從準備膳食的區域溜出來，當場被其他人抓獲，這時他立刻向前阻止。

「別，別抓，他的身分我們惹不起的！」

華小黑瞄了一眼小人後隨之將目光放到抓人的軍官，緊張兮兮地說了一堆捏照出來的事實，再加上面色不佳討人厭惡，對方便甩手不幹。

華小黑轉頭便是對溜出來的小人笑了下，讓他快走。

比照方才，接下來只要有可疑之人通通都是以他的說詞放過那些人，至於放過這些人會有什麼事情發生，華小黑挺期待能看到一片亂景。

這應該就是司姑娘所說的加油添醋吧。